

家乡把乌桕树叫“油籽树”，这称呼里透着朴素的实在，饱含农人对其果籽的看重。这看重，是浸在骨子里的，关乎生计，也连着岁月。

土岗被开垦成梯地。地里，冬春的小麦，夏秋的红薯，长势都不好；坡埂上的乌桕树却很旺盛。这些大树很壮硕，树干乌黑，粗糙，虬枝盘曲。深秋，“乌桕经霜满树红”，叶片由绿转黄，由黄变红，最后有的红得发紫。尤其夕阳西下时，斜阳普照，光线透进枝叶的缝隙，整个乌桕林就像一座色彩绚丽的辉煌宫殿。但“此间好景无人识”，家乡农人关心的是油籽。入冬以后，树叶落尽，乌青的籽壳脱光，满树的秃枝上，都是一簇簇洁白的油籽。生产队会很快派人采收，不然会被白头鹎等鸟雀啄食。人们爬上树，用装有铰镰的长竹竿，将乌桕籽一簇簇地铰下来。女人们把一簇簇油籽用草扎成小把，再将细枝一支支抽出，粒粒珠玉滚落入筐。

树上总会长出一些不结果的公枝，这些枝条呈青灰色，比老枝的颜色浅淡得多，细长细长的。有经验的老农会特意去掉其枝梢，让它们变得光秃秃的。经过处理的枝条，第二年就会乖乖地结出一簇簇果实。铰过油籽和公枝的树，远远看去，就像高超的理发师给它们理了个“平头”，透着一种利落的精气神儿。

采收结束后，树上总有没铰干净、地上总有没捡干净的油籽，

老家岩边有道蜿蜒的石坎，横跨几个生产队，像条天然界线，把天地划成两半。勤劳而又聪慧的老百姓，习惯性地，将石坎以上的地界叫岩上，也称平坝子；石坎以下的地界叫岩下，也有人叫它“沟脚”。

我家就在这“沟脚”。虽然是沟脚，但除了屋后靠着山坡，门前倒还比较开阔。一片连一片的肥田沃土，不仅养活了祖祖辈辈，也养大了我们这一代。其实，那些住在岩上的邻居，虽说家在岩上，可大部分田地却在我们屋后的坡上，和我们的地紧挨着。那些年，常听生产队的老人说：“他们要是不来岩下种地，恐怕连西北风都喝不上！”在老一辈人心里，只有田地与家，都在岩上的，才配得上“岩上人”这个名号。

“沟脚”的人，只是出行没有“岩上人”方便，其他方面我们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就单从吃方面，感觉他们“岩上人”不如我们，他们经常饥一顿饱一顿。而我们岩下人，不管干饭稀饭，或是苞谷羹，至少能把肚子填饱。

老家屋后，有条像梯子一样的斜陡坡，约五百米长。爬完这坡，就是平坦大路。这条路不光是赶集上学的必经之路，更是连着附近几个生产队人心的“桥梁”。

家乡的乌桕树

□秦和元



这些都是宝贝，我们一点点地从树枝上采下来，一粒粒地从土脊里拣出来，积攒着，拿到供销社去卖，买回几本小人书，或必备的文具。

在大队的榨油房里，油籽被倒入炒锅，用一支峨眉月状的木抄把，不停地推动，洁白的油籽升上去，翻卷，落下，逐渐变热，乌黑发亮、原先蜡状的油脂融化成油液，从炒锅下部的细孔，流入白铁桶。一桶满了，拉到旁边，脂油冷却凝固成皮油，倒出来的油锭，一头稍粗、一头略细，形状和大小像稻场上打谷的石碾，但质如白玉，光滑而温润。留一些不让其冷却，趁热加工成蜡烛。那时计划经济，不准自产自销，队长大着胆子给每家每户分几打蜡烛。当时家乡还没有

通电，这些蜡烛是我们晚自习最好的照明，不会像煤油灯那样会把鼻孔熏黑。

油籽脱脂的核仁，正好炒熟，置于碾槽，轧碎，压饼，装入整棵枫香树凿成的榨膛，又长又重的撞木，头部套了铁箍，一下一下地撞击大楔，“吱——吱”，籽饼越挤越紧，清亮亮的籽油，便从槽底汩汩地流入大盆。这些上好的籽油和洁白的大油锭卖给外贸，听说可以为国家挣来外汇。

在我上学离开家乡之前，这些高大的乌桕树已经荡然无存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想不明白，当年为什么要将它们全部挖掉？是为了腾出土地种粮食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？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心头，成为对那个年代最不解的记忆。

岩上岩下

□甘元俊

小时候，岩上的大人常来坡上干活，总能和我们队的人碰在一起。山坡上十分热闹，有摆农门阵闲扯聊天的，还有开玩笑相互打闹的。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一样，放牛、割牛草、打猪草，总离不开“黄叫岩”“佛耳岩”这几个与岩有关的老地方。平时，几个生产队的小孩子在一起放牛、玩游戏，亲热得像一个生产队的人似的。岩上的大人见了我们生产队这些小孩子，不仅知道是谁家的，还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。我们见了他们，也像见自家长辈一样，该叫表叔的叫表叔，该叫表叔娘的叫表叔娘，从不乱了“规矩”。

那些年，岩上地少，柴禾严重缺乏。一季庄稼收完后，勤快的岩上人就会偷偷来我们生产队里，爬到李子树、桐子树上扳干柴。若是被我们生产队的大人看见，就会扯着嗓子吼：“是哪个在扳柴？要是再不走，我来给你拖了！”偷柴的人自知理亏，闷声不响地装满背篓，悄悄背回家。但过不了几天，他们还会再来。有时候，即便被我们生产队的人看

见了，也装作没看见，都知道日子艰难，何必较真呢。

岩上水田少，稻谷收成有限，交了公粮就剩不了多少。他们主要靠坡上那点玉米、小麦过活。每年的四五月，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岩上有玉米的人家就挑着玉米来换稻谷；没有的，只好开口借粮。理由总是那句：“娃儿好久没吃米饭了。”其实谁都明白，不过是个说辞。借粮时双方说好，秋收了一定归还。那时候的人重承诺，口头约定比什么都管用。这样的借粮换粮，持续了好多年。

我们生产队田地多，大人总有干不完的活。现在想来，这大概就是很少饿肚子的缘故。

岩上岩下，虽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但也难免会有磕碰。有时为了田边角的事，大人会吵起来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岩上人常甩下一句：“老子撒尿都不朝岩下方向！”岩下人也不示弱：“有本事别来岩下种地！别来偷柴！别来借粮！”吵到最后，总是不欢而散。好在乡下人淳朴，不记仇，过几天见面，又凑在一起说笑聊天了。我们小孩

如今，乌桕树又回归人们的视野，成为园林绿化的新宠，被大量用于行道树和景观树。人们喜爱她秋日的斑斓，陶醉于她初冬的绚丽。树叶落光了，枝头依然是大自然珍贵的馈赠。只是，这些作为观赏之用的树木，不再有人去铰那些细长的公枝，而任其自由地生长着。

“乌桕叶残垂白子，参差早拟是梅花。”我的家乡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油籽之乡”，遍地的乌桕树吸引了众多游客。更让人欣慰的是，一些在外打工的“游子”选择回乡创业，搞起了油籽产业。他们成立了乌桕有限公司，每年旅游观光季结束，就开始大量收购油籽。现代化炼油设备取代了当年的土法榨油，左边产出脂油，右边流出籽油，整个过程高效而洁净。这些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油料，是优质的生态环保产品，它们带着家乡的味道，走俏更加广阔的市场。

回望乌桕树，其命运起伏，仿佛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与大自然关系的变迁。从实用到审美，再到审美实用相结合，这个过程中，蕴含着我们对生活本质认识的深化。在新的时代，审美与实用，似乎终于达成了一种和谐的统一。油籽还是那些油籽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层面，而抵达于文化与生态的新高度——这或许就是时代进步最显著的特征吧。

子也有样学样，闹了别扭互相骂娘，没过几天又玩到一起了。

改革开放后，日子渐渐好起来。岩上人率先用集体资金买了台17英寸彩电，放在生产队的院子里。这可把我们眼馋坏了。每天天一擦黑，我们这些孩子和没事做的大人，就往岩上跑。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一集不落。岩上的小伙伴总会给我们留好位置，大人们也格外照顾，让我们坐在最前面。直到1987年，我们生产队的老赵从西藏带回一台彩电，我们才结束了去岩上看电视的日子。

那些年，家乡流传一句话：“好女子不嫁沟里人。”说是怕女儿在岩下吃苦受累。年轻那会儿，我曾暗暗喜欢岩上某家的闺女，因为地势条件的差别以及自卑的原因，最终还是把这份心思藏在了心底。

其实，婚姻讲的是缘分。我三娘就是从平坝子嫁到岩下的，从来没见过她受过什么苦；生产队好几对自由恋爱的年轻人，都过得和和美美的。“好女子不嫁沟里人”的老话，就这样被现实打破了。

这些年，农村变化日新月异。精准扶贫、乡村振兴让家乡焕然一新。不管是岩上人，还是岩下人，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。岩上岩下，还有什么分别呢？